

恩格斯的晚年

(1883—1895)

王兴斌 李扶桂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引言 把荣誉的花环奉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1
第一章 整理、出版和宣传《资本论》	1
“压倒一切的义务”	3
抢救手稿	4
“我所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	7
“把第三卷交给读者”	9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12
“沉默”阴谋的破产	15
一条引文引起的论战	18
“出版马克思全集是我的任务”	22
第二章 指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26
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	28
帮助法国工人党	34
欢呼英国工人的新觉醒	45
寄希望于俄国	55
关怀中欧和北欧的社会主义运动	64
推动南欧的工人斗争	73
关注美国工人运动	81
第二国际的顾问	91

第三章 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102
哲学的最高问题	103
竞争与垄断	108
党要加强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	112
夺取政权之路	117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民主的新型	
国家	121
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	
社会	124
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129
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与体力劳动工人	
是兄弟	133
独立自主是国际联合的基础	137
战争、和平与革命	141
研究原始社会史	145
家庭的变迁与妇女的解放	147
宗教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的保护物	151
现实主义文艺的重大使命	153
第四章 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关怀	
“老近卫军战士”	157
“马克思的传记我当然要写”	158
撰写国际工人斗争史	161
不许为巴枯宁翻案	164
为“老近卫军战士”出书立传	167
动员老战士写回忆录	179
祝贺老战友银婚	182
终身的友谊	185

第五章 精心培育青年一代	191
巴黎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192
——培养拉法格和劳拉	
德国党内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	197
——指导倍倍尔	
“这个人很有才华”	201
——欢迎梅林转变	
“克拉拉，好样的！”	204
——勉励蔡特金	
不要忘记运动的未来	207
——教育伯恩施坦	
不能为稿费而写作	211
——训导卡尔·考茨基	
不愧为马克思的女儿	216
——培育爱琳娜	
要认真研究俄国的实际问题	219
——指导普列汉诺夫	
阿德勒创造了奇迹	223
——帮助阿德勒	
您译得很好	227
——关心马尔提涅蒂	
第六章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31
“把自己分成两个恩格斯”	232
各国革命者之家	235
与工人心连心	238
漫游欧美	241
七十寿辰	245
在“五一”节的日子里	246

一次胜利的进军	249
广泛的艺术情趣	251
多种体育爱好	255
最后的岁月	257
大海的葬仪	262

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①

——列宁

第一章 整理、出版和宣传《资本论》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建议在墓前为马克思建造一座纪念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们都不赞成这样做。因为在海格特公墓里，一个墓挨着一个墓，中间连种树的地方也没有。马克思墓座落在僻静之处，即使在这里立一块纪念碑，也并不引人注目。况且，他们认为任何人造的纪念碑都不足以表现马克思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我们深深地懂得，马克思用他的著作和创造力竖起了一座坚如岩石的永恒的纪念碑。”^②恩格斯认为，整理、出版马克思的遗著是自己的头等任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② 《马克思逝世之际——1883年世界对他的评论》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务。他在给劳拉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①

的确，《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浇铸而成的纪念碑。他从1843年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1883年逝世止，整整四十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为了完成这部书，马克思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1867年4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②

《资本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革命友谊的结晶。马克思早在1866年就说过，恩格斯是《资本论》的“合著者”^③。恩格斯除了在经济上几十年如一日地竭尽全力支持马克思的写作外，还直接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比马克思要早些，是恩格斯推动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不断与恩格斯商讨。在他们的通信中，讨论《资本论》的理论、结构和论述方式等方面的就有一百八十多封。恩格斯还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了各种精确的统计材料。由于恩格斯长期生活在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中心，又有管理工厂的实践经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非常熟悉。所以马克思经常向他请教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过程和具体数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接过战友手中的笔，继续为编纂《资本论》各卷亲自操劳。经过十一年的辛勤劳动，《资本论》第二、三卷陆续问世。他以有生之年完成了这座由马克思奠基的宏伟工程，从而给他的故友，也给他自己以及他们举世无双的友谊，竖起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86页。

②③ 同上书第31卷第543、236页。

座永恒的纪念碑。

“压倒一切的义务”

恩格斯把马克思的丧事料理完毕之后，立即制定了新的工作计划，把“出版马克思的手稿和利用他遗留下来的其他材料”，作为自己“压倒一切的义务”。^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科学著作。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繁重工作，占去了他的许多时间；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得不时常中断研究和写作；而他对自己的作品又精益求精、反复修琢，因而，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其他各卷还只是一些草稿。马克思病重时预感到自己恐怕来不及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和出版，嘱咐他的女儿爱琳娜把《资本论》的手稿交给恩格斯，希望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②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出版后不久，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马克思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他是经济学家当中对资本和它的组成部分作出科学分析的第一个人；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来学习《资本论》，并协助把这一著作翻译成各种文字。《资本论》早已成为公认的“工人阶级的圣经”、“社会主义的福音书”、“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教科书”，各国工人多么渴望能尽快地读到它的续卷啊！

面对战友生前的深情嘱托，各国工人的殷切期望，恩格斯毅然放下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把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6页。

② 同上书第24卷第9页。

为自己的头等任务。从七十年代起，他一直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探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内的辩证法。到马克思逝世前夕，恩格斯已经写了《自然辩证法》的导言、十来篇论文、一百七十多篇札记和片断。1882年11月23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①除此以外，他还广泛地研究军事学、语言学，并为撰写爱尔兰史和德国史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尽管这些理论研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恩格斯深知完成马克思的《资本论》更重要、更迫切。他表示，要“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②

恩格斯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工作又多极了。除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外，还要校订和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并准备写马克思的传记、1843至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工人协会史。与此同时，还要与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和活动家继续保持联系，把过去由马克思和他两人担当的联络工作由自己一人担负起来。在这样繁重的任务面前，为了使《资本论》的续卷尽快地问世，恩格斯希望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与他一起来完成这个崇高的任务。1883年6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吧。”^③

抢救手稿

恩格斯自始至终直接参加了《资本论》的整个写作过程，对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5页。

②③ 同上书第36卷第92、44页。

的体系、内容和表述方式十分熟悉。但是，手稿到底是什么样子，能不能按照原样立即出版，就连恩格斯也不清楚。他在向倍倍尔说明这种情况时说：“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①

恩格斯浏览了这些手稿以及有关的札记和摘录之后，才明白把它们整理出版是何等之难。第二卷有六个稿本，其中只有两个是比较完整的，但那是较早时写的，使用的材料比较陈旧；后面几份是修订稿，但往往只开了一个头，多半是一些片断。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整，许多章节只是一些提纲和片断。这些手稿是在马克思健康状况不佳、斗争又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写成的，有些是在思考时随手写下来的。手稿字迹潦草不清，很难辨认，还夹有许多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缩写符号，有时兼用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甚至整个一句话只用几个字来代替……，要这样一些手稿加工成一部完整的、周密的科学著作，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啊！

恩格斯望着这一大堆手稿，默默地想：这些珍贵的手稿，字字句句都渗透着马克思的心血。它虽然还没有构成完整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②这是马克思留给国际无产阶级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手稿，除了马克思本人、他的夫人和自己以外，谁也看不懂。现在健在的人中，只有自己能够辨认这些字迹，把这个半成品加工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他多次对亲友们说，马克思的字迹和缩写字我已看惯了，如果我一旦去世，这些手稿就会成为谁也看不懂的天书，任何人看这些手稿都会猜测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于真懂。^①恩格斯比谁都清楚，自己年迈多病，如果不能把它整理出版的话，马克思的这个珍品就可能被淹没，成为一堆废纸。他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些手稿抢救出来。

恩格斯决定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首先把马克思的手稿誊写清楚，使它成为一个别人能读下去的初稿，万一自己来不及进一步整理成书，那末至少可以按照原样刊印。第二步，在誊清稿子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后付印出版。

为了尽快完成第一步，恩格斯夜以继日地伏案抄写，很快就累病了。病中，他万分焦急。他给一位俄国朋友写信说：“咳！这个二卷！我的老朋友，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可是我那该死的病却使我不得不失去半年的时间。”^②他违背医生的嘱咐，强忍病痛，不停地抄写，每天达十小时之久。由于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情加重，甚至手不能握笔，只能走两、三步路。

为了使誊写工作能继续进行，恩格斯以每周两英镑的酬金请来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员、装订工艾森加尔藤做自己的秘书，向他口授手稿。从1884年6月起，每天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恩格斯躺在沙发上念手稿，由秘书笔录。晚上，他再把记录逐字逐句订正。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年多。1885年7月，当口授告一段落时，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对倍倍尔说：“现在我已经放心了，因为手稿已经誊写清楚，假如在这段时间我的歌子唱完了的话，那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照现在这个样子刊印。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片刻安宁过。”^③

工作是艰苦的，但是恩格斯的心情十分愉快。他手捧这些遗稿，望着老战友的手迹，仿佛马克思就在他的身旁。对他来说，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6,380页。

^{②③} 同上书第36卷第101,344页。

些手稿是他最大的科学享受的来源。^①他告诉约·菲·贝克尔：“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②

“我所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

在誊清手稿的基础上，恩格斯开始第二步的工作，也是更为艰巨的工作。把这些初稿编成象马克思自己写成的一部连贯的作品，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整理。只有象恩格斯这样精通政治经济学、具有渊博学识、又非常熟悉马克思思想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恩格斯仔细研究了马克思在1861年至1881年间写成的各种稿本，以最后的一稿为基础逐字逐句地把各种稿本对照比较，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把他的提纲、片断、札记和资料，一一分类整理，逐节逐章地进行增补和校订，然后“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把这些手稿综合在一起。^③

恩格斯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意并保持作品的原貌。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不能轻易改动。他仔细推敲全部材料，重新翻阅了各种文献，即使作一个很小的改动，也要经过深思熟虑，再三斟酌。有一段时间，恩格斯曾经试图对某些提纲和片断进行加工，把空白补上。但是，如果这样进行加工，就不是马克思的原作了。于是他断然决定，尽可能限于整理马克思已有的材料，只是做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他在1884年1月给俄国朋友的信中说：“对我最重要的是尽快出书。其次，特别重要的是，我所出的书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99,28页。

^③ 同上书第24卷第9页。

作。”^①

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对第二卷的结构、层次做了相应的调整，把全卷分为三大篇，还改变了手稿中的一些篇、章、节的标题。他一一调整了句子中的词语次序和标点符号，把大块的原文分了段，把复杂的句子拆开改短，调换了许多句子和段落的位置，删掉了重复和离开正题的地方，使文字更精炼，使叙述更合乎逻辑，辨认了各种各样的缩写字和符号，验证了所有的数据，核对了所有引文的出处，把英语、法语的引文，英、德文混合型的词句以及英语原文统统译成德语，统一了名词术语，改正了手稿中相当多的笔误和语病，并对正文加了脚注。

恩格斯把整理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限度内，尽可能把原稿逐字抄录下来。凡是意思明白的地方，总是尽量使用原稿。个别的地方尽管有些重复，他也照样保留。因为那些地方和马克思的习惯做法一样，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式来论述一个观点。在必须修改或增补的地方，即使是完全利用马克思提供的材料，按照他的思路得出结论的地方，恩格斯都用括号标明，并附上自己的名字，让读者知道哪些地方是马克思的原文，哪些地方是他增补的。有人曾经建议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改写成一本新的著作。恩格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作这样的改写。象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的叙述问世。

恩格斯还认为，为了读者的方便而牺牲原文的真实性，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对于那些不愿意下苦功夫就想理解它的人，或对那些故意曲解它的人来说，改写也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②这样，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7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25卷第1005页。

而可以使读者更努力地独立思考，消化原著。^①

经过两年多紧张的工作，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在汉堡出版。各国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学者热烈欢迎它的出版，高度评价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科学理论所作的贡献。劳拉对恩格斯说：“您完成的这一工作，不该由我来感谢您，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对您都要表示最深切的感激。这件事虽然肯定要历尽艰难，除您以外却没有人能够完成，工作的完成本身就是报酬。”^② 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看到《资本论》第二卷后，欣喜若狂。拉法格曾对恩格斯做了这样绘声绘色的描述：“您辛勤而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果。盖得、杰维尔和其他来看我的朋友，大家都怀着崇敬和喜悦的心情，手捧着这个继续推进《资本论》所开创的事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著，就象猴子把核桃捧在手里掂来掂去，不知怎样打开一样。我们打开书，一页又一页地翻阅这本奥妙无穷的著作。书中代数公式那么多。我们都惊叹不已。”^③

“把第三卷交给读者”

第二卷一脱手，恩格斯就立即着手编辑第三卷。这时，他的健康更加不如以前。特别是视力逐渐衰退，慢性结膜炎和由于疲劳过度眼球后壁扩张而引起的近视加重，医生严禁他在煤气灯下写东西，一天只能在白昼写两、三个小时。然而，恩格斯以非凡的毅力继续顽强工作。

第三卷手稿共五百二十五页，近百万字。恩格斯认为，第三卷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过程，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③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第388,385页。

全驳倒了官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他激动地说：“第三卷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①。“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②

在阅读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发现，整理第三卷文稿要比编辑第二卷更困难。这一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写得相当仔细，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后，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系统，句子也是随着当时的思路随手写下来的，拉得又长又杂。许多章节只是汇集在一起的原始材料，有些章节甚至只写一个大标题。这就使恩格斯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恩格斯以 1865 年的手稿为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把全卷分为七篇，接着又把每篇划分为若干章，再把章又分为若干节，给这些章、节一一加上标题。尔后，再对各篇逐一加以整理、增删或重新撰写。例如，第一篇第三章必须重新改写，因为手稿中只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数学计算和一本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笔记。恩格斯就请剑桥大学的老数学家对这些数学计算进行验算。至于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在手稿中只有一个标题，但是这一章论述的问题又极为重要，所以他就亲自执笔写成。

最困难的是整理第五篇，这一篇讨论全卷最复杂的问题，即银行、信贷等问题。当时马克思重病复发，这一篇不仅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勾划出大致的轮廓，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和摘录。为了整理这一篇，恩格斯重新翻阅了有关的经济文献，仔细核对了全部资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尽量保持原貌。他曾进行了三次精心撰写，竭力使它成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99, 285 页。

为原作者想要写的东西。1893年3月14日，在马克思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终于完成了第五篇的编辑工作感到如释重负。

恩格斯在编纂第三卷手稿的时候，还研究了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敏锐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所出现的新问题，并把这些研究的新成果反映在序言、增补和正文里。在第三卷里，恩格斯作了六十多个插入话和编者注，其中许多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和发展。^①

1894年5月，恩格斯把整理好的第三卷手稿寄给出版者。十年来，这一卷手稿一直象一块石头吊在他的心上。现在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10月4日，他为该卷写了一篇长序，一开头就以喜悦与宽慰的心情写道：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②同年12月，该书在汉堡问世。

垂暮之年的恩格斯没有以此满足，他对已故战友的深情和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感，驱使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精力贡献给出版马克思遗稿的工作。第三卷刚刚送到读者手中，他又着手准备整理《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准备在这一部分中系统探讨从十七世纪以来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史，公正地给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对这个学说的形成作过贡献的经济学家（哪怕他很不出名）以应有的评价，同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总结性的批判，阐明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实现的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就同《资本论》的出版者达成了协议，在《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出版之后继续出版《剩余价值理论》。他在第三卷序言中宣布：“第四卷——剩余

①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2节“竞争与垄断”。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页。

价值理论史，只要有可能，就着手去编。”^①在写了这句话以后不到一年，病魔就夺去了恩格斯的生命，使他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但他的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永留人间！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恩格斯在致力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过程中，还校阅和出版了第一卷的英译本和德文第三、四版。

《资本论》是在英国写的，而且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所以马克思生前非常希望英译本能早日出版。虽然有不少人曾动手翻译它，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底。究竟找谁来承担这个翻译任务呢？恩格斯想起了赛·穆尔，马克思生前的好友，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英国著名的法学家。赛·穆尔拥护和熟悉马克思的理论，精通英文和德文，由他来从事这项工作最合适。

赛·穆尔欣然同意承担这项工作。爱琳娜也积极协助这项工作，负责核对书中的英文资料。恩格斯审订全部译稿先后用了三年时间。1883年8、9月间，他在伊斯特勃恩海滨休养时，也没有忘记把穆尔的译稿带在身边。面对浩淼无际的大海，清新的海风拂面吹来，他聚精会神地审阅译文。

1885年10月，恩格斯在伦敦《今日》杂志第四卷第二十二期上，看到一个署名约翰·布罗德豪斯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部分译文。恩格斯历来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虽然它的英译本正在翻译之中，但是如果在这个译本出版之前出现一个更准确的译本，那是谁也没有理由阻止的。然而，当他看完布罗德豪斯的部分译文后，虽然并不知道此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页。